聞見近錄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聞見近錄
作者：王鞏　北宋

並宋王鞏撰。鞏字定國，自號清虛先生，莘縣人，同平章事旦之孫，工部尚書素之子。嘗倅揚州，坐與蘇軾遊，謫監筠州鹽稅，後官至宗正丞。所記雜事三卷，皆紀東都舊聞。《甲申雜記》凡四十二條，甲申者，徽宗崇寧三年也。故所記上起仁宗，下訖崇寧，隨筆記載，不以時代為先後《聞見近錄》凡一百四條，所記上起周世宗，下訖宋神宗，而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、仁宗事為多。《隨手雜錄》凡三十三條，中惟周世宗事一條，南唐事一條，吳越事一條，餘皆宋事，止於英宗之初。二書事跡在崇寧甲申前，而原本次《甲申雜記》後，蓋成書在後也。卷末有其從曾孫從謹跋，稱先世著書散佚，隆興元年乃得此三編於向氏抄錄合為一帙。前有張邦基序，言得其本於張由儀，由儀則少從其父得於鞏家敝篋中。末題甲寅五月，為高宗紹興三年，蓋向氏之本又出於張氏。當時親傳手跡，知確為鞏撰，非依托矣。三書皆間涉神怪，稍近稗官，故列之小說類中。然而所記朝廷大事為多，一切賢奸進退，典故沿革，多為史傳所未詳，實非盡小說家言也。《甲中雜記》中李定稱蘇軾一條，費袞《梁溪漫志》駁其失實。今考袞謂軾詩自熙寧初始多論新法不便，至元豐二年有烏臺詩案，前後不過十年，定雲二三十年所作，文字殊不相合，其說是也。至謂能記二三十年作文之因，則人皆能之，似不足為東坡道，則其說未然。書中所載定語，乃雲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，隨問即答，無一字差舛。則是指其所引之書，非指其作詩之故袞殆未審其語歟？

柴世宗得天下，劉崇自河東犯闕，世宗將親征，馮道力諫止，世宗曰：「太山壓卵耳，何為不可。」道曰：「陛下可謂太山乎今皆宿將，久處貴位，氣方驕。陛下即位，席未暖，未易使也。」世宗以道輕己，即日命駕出。師次高平，遇崇接戰，世宗據高原下觀。兵陣方接，東北角奔，西北角次之，王師敗績。明日，按軍不戰，置酒軍中，酒行，牽奔將七十二人斬纛下，即坐中拜七十二人補之。左右股栗，太祖皇帝實預補中。明日再戰，軍士不用命者，太祖刃其笠以識之。戰罷，識者皆斬之。軍聲於是大振，崇走，遂圍太原。

太祖皇帝為殿前都點檢，有殿直沖節，執詣樞府。樞相王樸曰：「太尉軍制，殿直廷臣，無回避禮。」太祖即位，每嘆曰：「安得王樸者相之。」

太祖將北征，過韓通飲。通子欲弒之，通力止乃已。明日，陳橋欣戴，入禦曹門以待將相之至，時伏弩右掖門外。通出，死矢下。石守信實守右掖，開關以迎王師。至中書，立都堂下，召範質、王溥、魏仁浦與語移刻，將校持刃迫質，帝叱之，質與帝約賓禮、柴氏保其天年。乃召陶谷草制，詣前殿，帝北面立，宣制。制畢，坐朝百官。

故事，執政奏事，坐論殿上。太祖皇帝即位之明日，執政登殿，上曰：「朕目昏，持文字近前。」執政至榻前，密遣中使徹其坐。執政立奏事，自此始也。

太宗皇帝自並門，乘勝直趨幽燕。虜空山後遁，王師據幽州，虜甘心沙漠矣。有赦例郎君於越者，小羌也，請得五千騎以嘗王師，不成，退處未晚，虜從之。乃騎持一幟，由間道邀我歸路，周環往來，晝夜不絕。帝疑救兵大至，宵歸定州，王師多沒虜者。由是，虜至今號其奇兵曰於越軍。前此，自柴世宗畫御河為界，虜未嘗敢犯邊，自爾日尋干戈，至真宗皇帝澶淵之帝，方息兵。御河，蓋世宗運漕河也。

國家以來，知制誥封還詞頭，蓋鮮。康定間，張文定知諫院，時劉從德妻遂國夫人，初以後族出入禁中。一日，削其國封，奪其門籍。久之，出入如初。張文定請對，論其不可，富文忠曰：「真諫臣也。」未幾，中旨還其國封。富文忠當制，遂封還詞頭，朝論謂無近比，然僉是富文忠矣。張可久自轉運使改橫行，歐陽文忠援富文忠例，封還詞頭，後遂為例。

至和中，仁宗皇帝不豫。一日，喻大臣擇宗室以傳天下。又曰：「允良雖僭擬，然變晝作夜，諒無他心。宗諤外示節儉，疑其有心者。」後董婕妤因上元出遊，有密祈董請立周王後，幸己立者。周王，真宗子，在仁宗為近屬也。俄有詔立之。禮官與中書議不決，請於上。上親書從政、宗諤、宗旦、宗實四名以示中書，歐陽文忠公曰：「周王沒，童孩，無立後禮。」議遂寢。宣宗旦，聞，恐醉，臣三日不興。其後，慈聖光獻皇后與時相卒立英宗為皇子，蓋本仁宗之意也。

慶歷中，親事官乘醉入禁中，仁宗皇帝遣諭皇后、貴妃閉閣勿出，後謹聽命，貴妃直趨上前。明日，上對輔臣泣下，輔臣亦泣，首相陳恭公毅然無改容。上謂貴妃冒不測而來，

斯可寵也，樞相乘間啟廢立之議。張文定得其說，即詣恭公，以為不可。恭公持議甚堅，久而上復問之，梁相適進曰：「一之已甚，其可再乎」聲甚厲。既退，上留適曰：「朕止欲稍加妃禮，本無他意，卿可安心。」群論遂止。

故事，建儲皆大臣議定，召學士鎖院。英宗皇帝大漸，學士王禹玉當制，上遣禦藥院供奉官高居簡就第召張文定至寢幄，文定時在告也。英宗冠白角冠，被黃服，憑幾語文定曰：「久不見學士。」意慘然，榻上有紙一幅，上有「明日降詔立皇太子」八字，而未有主名。張公曰：「必潁王也。」盛言潁王身居嫡長，而無失德。上頷之，文定乃進紙筆，請其名。上力弱，字疑似不可辯，再請書，乃大書「大大王」三字，遂歸院草制。明日，大臣始知潁王為皇太子。神宗皇帝每謂文定曰：「國朝以來，卿可謂顧命矣。」

真宗皇帝聖嗣未立，以綠車旄節召濮安懿王，養之宮禁中。仁宗皇帝生，以簫韶部樂送歸邸。仁宗方盛年而嗣未立，以故事，請楊太后選濮安懿王諸子以入禁中。英宗皇帝甚幼，初不在進名，楊後見之，抱之以歸。時宣仁聖烈皇后亦以慈聖光獻皇后甥養之宮閣，宮中號英宗為官家兒，宣仁為皇后女。仁宗每戲英宗曰：「皇后女，可以為婦乎」英宗謝之，由是宮中每以為戲。豫王生，英宗還邸，仁宗尋故約，以宣仁為夫人，則宣仁所以簡上心者，舊矣。

至和中，仁宗寢疾。時相富文忠密通意光獻立後，而慈聖意在英宗，傳道中外者，張茂則也。而伺察英宗起居狀者，王廣淵也，蔡抗也。事垂成，語文潞公。潞公為首相，與富公議協，密諭王文忠為詔草，常懷之以待非常，久之。仁宗疾有瘳，潞公服喪去位，富文忠乃召獻忠獻為樞密使，且密告之，欲共圖其事。富文忠尋亦憂去，忠獻乃立英宗為皇子。富文忠聞之，不懌，以謂事固也，待有變而立可也。萬一有疑阻，則豈復得其人也。韓、富由是構隙。英宗即位，時富文忠解喪為樞密使。一日，鎖院，麻出，乃立潁王制。富文忠初不與聞，遂以語侵忠獻，而引疾力去。韓忠獻之喪，富文忠一不吊問。

仁宗春秋高，一日，出巨軸付中書曰：「第四十二封，」乃司馬文正乞立嗣疏也。翌日，進呈，宰臣曰：「司馬光何其疏之多也」上曰：「非獨光也，前後人共四十二疏，卿第議之。」中書袖歸。翌日再稟，上曰：「與密院同議。」又翌日，同進呈，上問韓忠獻公曰：「宗室中卿厚誰」韓忠獻恐慄，逡巡退立，復問曾宣靖等，韓忠獻久之曰：「事系陛下。」上曰：「朕懷此久矣，顧未知卿等意耳。」探懷取紙一番，乃英宗皇帝藩邸舊名，議乃定。既退，上歸宮，顧左右曰：「我有交代矣。」宮人眾泣，其後成上意而不變。及慈聖光獻同聽政，一二貴珰間言兩宮，而兩宮終始無事者，韓忠獻之功也。

韓忠獻當國，召王翰林圭至中書，受立英宗為皇子詔。王曰：「此事須面得旨。」中書以為得體。及對，乃曰：「事出陛下耶大臣耶今宮中有將臨月者，姑俟之可乎。」上曰：「事出朕意，天使朕有子，則豫王不夭矣，立之以慰人心。」又曰：「為誰之子而立之」上曰：「天知地聞，濮王子也。」遂退草詔，詔有「濮安懿王之子，猶朕子也」之句。

景祐中，仁宗皇帝嘗寢疾，雖安，羸弱。時相呂文靖請置大宗正司，以濮安懿王暨守節知其事，蓋意有所在，而人無知者。

熙寧中，西賊圍羅元城甚急，賊得吾禁卒，語之曰：「汝語城中，張大吾軍，使速降，當與汝爵祿。」卒敬諾之，致卒危梯上，上瞰城中，卒輒大呼曰：「西賊人少糧盡，朝夕去矣。」城中堅守之，賊怒醢之。雖古忠烈之士，無以過也。

仁宗皇帝朝，有獻新樂者，其音近鄭、衛，眾謂非古，遂寢。熙寧中，劉幾等頗采用之，教坊樂工某乙詣幾上書，以為不可。幾以書聞付大理問狀，工曰：「國朝所用王樸樂，為近古，今幾所奏，純清而不濁，鄭、衛音也。又兩宮聲，大宮微而此宮高，是有兩君之象，天無二日、國無二王，樂之所諱。」時以為狂，編管畿縣。未幾，哲宗出閣，遂即帝位。

張大夫士澄房兄士寧居咸平縣，豪有力，性嗜雞子，日食十數，以為常。其主典庫冀五郎者，每為畜之。一日，冀方探篋取之，一自篋中直上而升，至士寧庖舍而墜地，氣若黑霧，其臭薰烈，家人驚異間，火起堂廡，帑藏須臾而盡。嘗畜皇祐錢萬貫，謂之鎮庫錢，焰起，為煙球而去，不復銅滓。冀生尋自服砒霜，爛腸而卒，張目見之。

張大夫幼子嗜鮮鱭。張運判湖南，其子買魚刳腸芼羹。羹沸，刳魚游泳鼎中。羹成，鮮活若不刳者，視之，則刳矣，遂絕烹鮮。

鞏源者，嘗語張大夫曰：「真定府都監王文思嗜牛肉。一日，方醢肉，幾上肉中哀號，累日不絕。蔡元長作尹，聞而取視之，其聲益悲，命為棺斂，飯僧。燒之，灰燼中得白骨一副。」

吳越王子太師雅之女適張氏，生子名堯封，與堯佐為宗表兄弟。堯封遊學南京，遂娶曹氏女。堯封俊邁，從學山東孫明復，至其舍，執事皆堯封妻女，如事親焉。時文異倅南

京，子彥博、彥若並師明復，明復遂薦堯封，於文氏為門客。張、文之好，始於此矣。堯封就舉，與張文定同保。將引試，語文定曰：「宗表兄自無錫宰歸，當往求舉資。」及還，堯佐但與錢五百文。後堯封舉進士第，任石州推官卒，其女入宮中，為婕妤沈氏養女，是為溫成皇后。久之，得幸仁宗，貴寵日盛，時相乃為訪其族氏，會堯佐以太常博士、知開州還，時相因以白上，除祠部員外郎、府界提點，尋繼遷擢，遂自待制、河東轉運使拜龍圖閣學士、知開封府，即自刑部員外郎除給事中，拜端明殿學士、提舉在京百司，遷三司使。未幾，降制，拜節度、宣徽、群牧、景靈四使。一日，大旱，策免宰相，潞公召自蜀，將至闕下。貴妃親視供帳，以待其夫人入謝，眾論喧然。時貝州王則叛，仁宗北顧，妃乃陰喻潞公：貝州事明鎬將有成績，可請行。潞公既行，貝州平，潞公以功拜相，群論漸息，曹氏後封越國夫人。

貝州叛，仁宗皇帝召張文定，欲遣之。文定以未嘗知兵，且薦明鎬自代，退以告陳恭公。明將行，復問事宜於文定，文定告以地道攻城為上策，薦刑佐臣主其事。貝州平，卒以地道攻城成功，佐臣推功第一。

張堯封少從孫明復學於南京，其子去華與貴妃常執事左右。及貴，妃數遣使致問明復，明復閉門拒之終身。

侍講楊畋卒，李壽朋詣先公曰：「楊公死，無以斂，幸經筵諸公賻之。」先公時為翰林侍讀學士，既賻之，且語李曰：「此事當告之上。」明日經筵，先公啟曰：「楊畋死，無以殮，陛下幸矜恤。」仁宗頷之，少選中使間賜黃金百兩，仍語中使曰：「楊畋家貧，不得受其遺賂。」仍使宣諭王某知，仁宗之眷遇臣如此。

李柬之、李受，自侍從請歸老，先公時在經筵，因而奏曰：「柬之等尚可陳力，而亟請老。近年，士大夫貪冒爵祿，年逾禮經而不知止者，多矣。望陛下稍加恩數，以勵風俗。」已而，詔就資善堂會經筵，官賜餞，內出珍果、名花、巨觥酌勸，時人榮之，比之「二疏」。

真宗飲酒三斗不亂。一日，召輔臣賜飲，至三斗，復進巨觥。觥退而酒出，詔貯之三瓶中，雜未飲酒以賜輔臣。明日，開視之，不能辯也。輔臣既對，問上所以，上笑曰：「古人謂酒有別腸，豈虛言哉」

汴河舊底有石板、石人，以記其地裏。每歲興夫，開導至石板、石人以為則。歲有常役，

民未嘗病之，而水行地中。京師內外有八水口，泄水入汴，故京師雖大雨，無復水害，昔人之畫善矣。偶張君平論京畿、南京、宿、亳、陳、潁、蔡等州積水，以南京言之，自南門二堤直抵東西二橋，左右皆瀦澤也，漁舡鳴榔如江湖，君平請權借汴夫三年，通泄積水。於是，諸郡守令等始帶溝恤、河道，三年而奏功，凡瀦積之地為良田。自是，汴河夫借充他役，而不復開導。至元祐五年，實七十年。又舊河並以木岸，後人止用土筏棧子，謂之外添裏補。河身奔兌，即外補之，故河日加淺，而水行地上矣。

南京去汴河五里，河次謂之河市。五代國初，官府罕至，舟車所聚，四方商賈孔道也，其盛非宋州比。凡郡有宴設，必召河市樂人，故至今俳優曰河市樂人者，由此也。

世宗開御河，本為薊燕漕運計，御河其不可廢也。

前人每子弟及冠，必置盛饌，會鄉黨之德齒，使將冠者行酒，其巾裹如唐人之草裹，但系其腳於巾者。酒行，父兄起而告客曰：「某之子弟，僅於成人，敢有請。將冠者再拜，右席者乃焚香善祝，解其系而伸之。冠者再拜謝而出，自是齒於成人，冠服遂同長者。故謂之巾裹，亦右之冠禮也。今冠帶尚謂之巾裹，其由是矣。此風廢，亦百年矣。

張融自樞密直學士守蜀，歸，監在京曲院，後為樞密副使，建第差壯麗。太宗皇帝一日語融曰：「聞卿建第甚雄，朕方要一庫未成，可輟之。」即日遷居佛寺，今斷衣庫是也。

慈聖光獻皇后養女範觀音得幸仁宗，溫成患之。一歲大旱，仁宗祈雨甚切，至燃臂香以禱。宮人、內珰皆右左燃之，祈雨之術備盡。天意弗答，上心憂懼。溫成養母賈氏，宮中謂之賈婆婆，威動六宮，時相認之以為其姑，乃陰謂丞相，請出宮人以弭災變，上從之。溫成乃白上，非出所親厚者，莫能感天意，首出其養女以率六宮，范氏遂被出，而雨未應。上問臺官，李柬之曰：「惟冊免議未行耳。」是夕，鎖院，賈氏營救不獲，時相從工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判北京，雨遂霪。

自真宗皇帝澶淵之幸，朝廷不復講武。寶元中，元昊始遣介，稱教練都使，乞於其國中自稱兀卒，又乞五音為六。當時朝議，既以天下久太平，未嘗議經武之策，而石元孫、劉平輩輒盛意言兵，以賊為可討。獨吳春卿上疏曰：彼之國中自號兀卒，而六音，且奉正朔，臣子之分如常，可姑從之，而我治武備以待其變。張文定亦繼有請，今武備不講，宜如吳育之議，因可為邊備，俟其無厭，則我有以待之也。朝議非之。元昊既不得清，再遣使，乃稱閣門使，邊臣乃舉兵。由是，寶元、慶歷，西師累年，內外騷動。至明堂，

當大霈，仁宗問張文定赦目，文定建言，乞示西人招徠之意，上欣納之，曰：「朕意也。」於是元昊入貢，西方以寧。

張元，許州人也，客於長、葛間，以俠自任。縣河有蛟，長數丈，每飲水轉橋下，則人為之斷行。一日，蛟方枕大石而飲，元自橋上負大石中蛟，蜿轉而死，血流數里。又嘗與客飲驛中，一客邂逅至，主人者延之，元初不識知也。客乃顧元曰：「彼何人」元厲聲曰：「皮裹骨頭肉。」人斯應聲以鐵鞭擊之而死，主人塗千金之藥，久之，能蘇。元每夜遊山林，則吹鐵笛而行，聲聞數里，群盜皆避。元累舉進士不第，又為縣宰笞之，乃逃詣元昊。將行，過項羽廟，乃竭囊沽酒，對羽極飲，酹酒泥像，又歌秦皇草昧、劉項起吞並之詞，悲歌累日，大慟而遁。及元昊叛，露布有：朕欲親臨渭水，直據長安之語，元所作也。後畦延被圍，元實在兵中，於城外寺中題曰：太師、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從大駕至此，其跋扈如此。昊雖疆黠，亦元導之也。

富文忠至和間既懷立嗣之命，宮教蔡抗陰伺英宗起居。英宗之立為皇子也，恐懼遜避，臥終日不起，抗以利害動之，即起拜命。及英宗即位，以抗故人也，日思大用，召自定州，且有參知政事之除。至闕下，英宗上仙，抗尋亦卒。

先公三守平涼，召自許州，及對，英宗皇帝曰：「端明舊德，不當更守邊，但顧在廷，無如端明者，且為官家行，便當召還。」先公曰：「陛下方即位，邊有警，豈臣避難之時。然陛下以官家自名，呼臣等以官，未正名分。」英宗曰：「方此即位，視先朝舊人，豈敢遽以卿禮官家在至和中，端明時知開封府。至宮中救火，已望見顏色，如端明才望，豈在人後欲召別殿訪政，亦未敢耳。」先公曰：「今陛下何所避耶願諭臣，臣將詣政府論之。」英宗方謙損為德，遽曰：「無須爾也。」然恩遇異，常玉食禦樽，日有所賚。一日，兒女婚嫁，遣中使問其姓氏，悉賜冠帔。及行，錫黃金百兩。及至渭，虜解圍去，烽燧息。會樞密副使王疇薨，英宗喻執政曰：「可除王某補之。」時相退而不答，或曰：「方邊有警擇帥累日，王某命下，即邊人喜躍，虜亦解去，王某歸，不知何人可代」上曰：「豈使其終身守邊耶」然竟為執政所格，英宗親遣李若愚諭此。

先公為諫官，論王德用進女口，仁宗初詰之曰：「此宮禁事，卿何從知」先公曰：「臣職在風聞，有之則陛下當改，無之則為妄傳，何至詰其從來也」仁宗笑曰：「朕真宗子，卿王某子，與他人不同，自有世契。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，在朕左右，亦甚親近，且留之如何」先公曰：「若在疏遠，雖留可也，臣之所論，正恐親近。」仁宗色動，呼近珰曰：「王德用所進女口，各支錢三百貫，即今令出內東門，了，急來奏。」遂涕下，先

公曰：「陛下既以臣奏為然，亦不須如此之遽，且入禁中，徐遣之。」上曰：「朕雖為帝王，然人情同耳，苟見其泣涕，不忍去，則恐朕亦不能出之，卿且留此以待報。」先公曰：「陛下從諫，古之哲王所未有，天下社稷幸甚。」久之，中使奏宮女已出東門，上復動容而起。

故事，季春上池，賜生花，而自上至從臣皆簪花而歸。紹聖二年上元，幸集禧觀，始出宮花，賜從駕臣僚各數十枝，時人榮之。

張文懿罷相，由範文正攻彈也。文懿復相，一日，仁宗語文懿曰：「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，可施行之。」文懿曰：「仲淹法當誅，然不見章疏，乞付外施行。」上曰：「未嘗見其疏，但比有為朕言者，且議其罪。」文懿曰：「其罪大，無它，法無文案即不可行，望陛下訪之。」凡數日則一請其疏，月餘，凡十數請。上曰：「竟未見之，然為朕言者多矣。可從末減。」曰：「人臣而欲廢君，無輕典，既無明文，則不可以空言加罪。」上意解。即曰：「仲淹在外，初似疑，今既無疑，可稍遷之，以慰其心。」上深然之。

張文懿既致政，而安健如少年。一日，西京看花回，道帽、道服、乘馬、張蓋，以女樂從入鄭門。監門官不之識也，且禁其張蓋，以門籍請書其職位，文懿以小詩大書其紙末云：門吏不須相怪問，三曾身到鳳池來。監門官即以詩進，仁宗遣中使，錫以酒饌問勞。

李太后薨，未發喪，將以妃禮葬之。執政對，呂文靖留身曰：「昨夕聞有宮嬪薨。」章獻皇后即引仁宗手，起，過屏後，後復獨坐簾下，曰：「相公欲間諜人家子母耶」文靖曰：「陛下為劉氏血食計，則早正典禮。」後默不語，遂遷於皇儀殿，以後禮葬之。及章獻上仙，間言不入者，文靖力也。

仁宗初撤簾聽政，一日遽出，詣奉先寺，發李太后棺。視之，其顏如生。上慟而後改卜，由是群疑悉亡。

寇忠湣知永興軍，於其誕日，排設如聖節儀，晚衣黃道服，簪花。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叛心，真宗驚，手出奏示執政，曰：「寇準乃反耶」先文正熟視，笑曰：「寇準許大年紀，尚騃耳，可劄與寇準知。」上意亦解。

李和文都尉好士。一日，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，置會夜午，臺官論之。楊文公以告先文正，文正不答，退以紅箋書小詩以遺和文，且以不得預會為恨。明日，真宗出章疏，文

正曰：「臣嘗知之，亦遺其詩，恨不得往也。太平無象，此其象乎。」上意遂釋。慶歷中，鄭天休諸公復會李氏第，既退，達曉。道遇李翰林造朝，事遂喧，言者論之。時呂許公當國，亦以太平無事而乃有此為說，仁宗意未解，許公曰：「臣觀赴會姓名，皆舉朝賢俊，安得許多人代之臣欲召至中書戒勵。」上從之，既召，諸公無一人至者。

丁晉公嘗忌楊文公。文公一日詣晉公，既拜而髯拂地，晉公曰：「內翰拜時須撇地。」文公起，視其仰塵曰：「相公坐處幕漫天。」時人稱其敏而有理。

仁宗朝，禁中夜火，執政趨詣東華門，閉而不納，遍詣諸門，皆然。王沂公語呂許公曰：「可斬關而入。」許公曰：「不可。」自東而南，自南而西，自西而北，周旋叩關。至日高，方啟東華門。有旨百官皆步而入，殿宇多灰燼，上御升平樓，垂簾呼班喝拜如常儀，自沂公以下皆拜，許公獨挺然而立。上遣使問之，許公曰：「昨夕宮中災，今日未面天顏，臣不敢拜。」於是卷簾，上臨軒陛，許公即再拜。或問其然，曰：「禁中火，方擾攘，復斬關而入，不惟上益驚，豈不防它變也。垂簾之下，未見天子，萬一誤拜，其將奈何」

張文懿為社洪令，一道士詣邑，熟視文懿不語。久之，頂間取瓢，出藥十粒，顧文懿曰：「可餌之。」文懿即餌之。道士微笑，復取之，至九十粒即吐，道士浴之，使再餌之。復吐其四，實餌八十六粒。道士曰：「明日可到城外觀也。」明日詣之，謂文懿曰：「欲為神仙耶欲為宰相耶」文懿曰：「欲為相耳。」道士咨嘆久之，留一書，封緘甚密，且候作相老倦時開，竟不知其何人也。文懿八十六歲，未嘗有疾，至上元，偶思道士所留書，啟之，乃彩選一冊，因會子弟作選。至宰相，視上惟有真人耳，始悟道士意也。明日，道士忽至，顧文懿曰：「打疊了未」語畢而去，使人訪之，即臥店中卒矣。文懿忽覺腹痛，須臾，一囊下，藥八十六粒，炳然如新。遂葬藥於三寶堂下，是夕薨。

張文定守蜀，重九藥市，拂晨驟雨，隨行醫官張子陽避雨玉局觀。須臾，晴霽。樹上白衣翁佇立，顧視子陽曰：「我有一事，要爾通意主人。」子陽唯唯，即出藥二粒，如粟米大，使遺文定。子陽曰：「嘗識尹否翁姓何氏」翁曰「我姓葛，侍郎已兩守蜀，我嘗見之。」子陽曰：「止此一來耳。」翁曰：「說與主人，他日再來此相尋。」子陽持藥，具白文定。以汞一兩，置藥一粒，煆之，須臾有聲，如遠磬然，清越非常。諦聽間，忽有圓光出合內，煥耀滿室，驚而取之，汞成黃金。文定乃餌其餘藥一粒，使再訪之，不復見矣。

呂文靖罷相，孔中丞道輔以直亮自任，無所忌避。一日，臺獄事連文靖子，即攝付吏。及文靖復相，凡國事無所建明，悉取上旨。既累月，仁宗曰：「呂夷簡今回作相，並不主事。」文靖遽言：「臣前日為朝廷不避仇怨，身當國事。臣方罷去，而諸子即坐臺獄。臣死，望朝廷眷顧子孫，必無也。臣是以不敢當事。」上挽首曰：「但勉之。」文靖再拜，遂留身，出紙一番，皆進退人物，上悉可。內外遷徙，數日間凡數十人，皆文靖平日所厚。一時桃李之盛，本朝無比。

張文定嘗雲，在翰林時，當章郇公致政麻。命下，同宋景文往賀之。因語之曰：「昨日宣召受旨，上眷遇之意甚厚，何遽謝事也」郇公曰：「不可待不厚時引去也。」又曰：「亦恐更耄年則忘了矣。」文定與景文相顧而笑，退而相語曰：「是何言歟何忘之有。」及老矣，乃知郇公之言為然。蓋在得之時，與奪每為思慮所惑，不若少時能斷，故孔子所以戒也。文定自六十七後，遂屢請歸。予嘗論之：陽舒而陰斂，物之理也。及其老矣，陽衰而陰盛，是以好斂之意生，君子終始之際，可不慎乎。

慶歷中，韓、範、富執政，日務興作。時章郇公為相，張文定因往見之，語以近日諸公頗務興作，如何郇公不答，凡數問之，曰：「得象每見小兒跳躑作戲，禁止不得，到觸著墻自退耳。方其舉步時，勢難遏也。」未幾，三公悉罷。文定嘗曰：事不可競，古諺曰遲是疾，疾是遲。斯甚有理，當其盛衰之際，不勞力而成，不勞慮而敗，理之常也。

寶元、康定間，西人犯邊，用兵累歲，遼人窺我，遣使求關南之地。富文忠既行，疑時相與己不協，輒發國書觀之，乃與所授詞果不同。馳歸，請對，具言之。詔付文忠詣學士院，視學士改書然後行。元授書五函，皆許其添歲賜也。每出一函，待不從，然後旋出之。文忠輒留二函於雄州。既至，文忠抗論不屈，徐出一書，遼人意未厭，復出一書，至於三，遼人密探文忠篋中止有三書，遂從約。文忠使還，持二函以歸，歲減聘者二十萬。

庾嶺險絕聞天下。蔡子直為廣東憲，其弟子正為江西憲，相與協議，以磚甃其道，自下而上，自上而下，南北三十里，若行堂宇間。每數里，置亭以憩客，左右通渠流泉，涓涓不絕，紅白梅夾道，行者忘勞。予嘗至嶺上，仰視青天如一線，然既過嶺，即青松夾道，以達南雄州。太平久矣，遐邇同風，非有前世南北之異。

江西舊漕鹽至州，有餘，悉輸於官。漕舟沿江貨所附私鹽，既盡，遂盜官物。鹽盡，鑿舟沈之，聲言風水。每歲拋失十三四，而盜取監臨，私貨抵法，枕藉於市。蔡子正為江

西憲，建言：鹽至江西，有出剩者，乞據其數給江西價之半，朝廷從之。今數十年，官物既鮮盜竊而舟獲完歸，刑法為減，百世之利也。中間，浮淺之人或再減其直，其弊如初。張頡為江西憲也，神宗戒其謹守蔡挺之法，於今賴焉。

太祖一日幸後苑，觀牡丹。召宮嬪，將置酒。得幸者以疾辭，再召，復不至。上乃親折一枝，過其舍而簪於髻上。上還，輒取花擲於地，上顧之曰：「我艱勤得天下，乃欲以一婦人敗之耶」即引佩刀截其腕而去。

金城夫人得幸太祖，頗恃寵。一日宴射後苑，上酌巨觥以勸太宗，太宗固辭，上復勸之。太宗顧庭下，曰：「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，乃飲。」上遂命之，太宗引射而殺之。即再拜，而泣抱太祖足，曰：「陛下方得天下，宜為社稷自重。」而上飲射如故。

張乖崖布衣時，客長安旅次。聞鄰家夜聚哭，甚悲，訊之其家，無它故。乖崖詣其主人，力叩之，主人遂以實告，曰：「某在官，失不自慎，嘗私用官錢，為家仆所持，欲娶長女，拒之則畏禍，從之則女子失身，約在朝夕，所以舉家悲泣也。」乖崖明日至門首，候其仆出，即曰：「我白汝主人，假汝至一親家。」仆遲遲，強之而去。出城，使導馬前。至崖間，即疏其罪，仆倉皇間，以刃揮墜崖中。歸，告其鄰曰：「盛仆已不復來矣，速歸汝鄉，後當謹於事也。」

岳州唐白鶴寺前有古松，合數圍，平頂如龍形。呂洞賓昔嘗憩其下，有一翁自松頂而下，前揖甚敬，洞賓詰之，曰：「我，樹神也。」洞賓曰：「邪耶正耶」翁曰：「若其邪也，安得知真人哉。」言訖，升松而去。洞賓即題於寺壁，曰：獨自行時獨自坐，無限世人不識我。惟有千年老樹精，分明知是神仙過。

鄂州黃鶴樓下有石，光澈，名曰石照。其右巨石，世傳以為仙人洞也。一守關老卒，每晨光即拜洞下。一夕，月如晝，見三道士自洞中出，吟嘯久之，將復入洞，卒即從之，道士曰：「汝何人耶」卒具言其所以，且乞富貴。道士曰：「此洞間石，速抱一塊去。」卒持而出，石合，無從而入。明日，視石，黃金也。鑿而貨之，衣食頓富，為隊長所察，執之以為盜也。卒以實告官，就其家取石，至郡則金化矣，非金非玉，非石非鉛，至今藏於軍資庫中。子瞻有詩記之。

太祖即位，患方鎮猶習故，常取於民無節，而意多跋扈。一日，召便殿，賜飲款曲。因問諸方鎮：「爾在本鎮，除奉公上之外，歲得自用，為錢幾何」方鎮具陳之，上喻之曰：

「我以錢代租稅之入，以助爾私。爾輩歸朝，日與朕相宴樂，何如」方鎮再拜，即詔給侯伯隨使公使錢，雖在京，亦聽半給。州縣租賦，悉歸公上，民無苛斂之患。至今侯伯尚給公使錢，以此也。

太祖即位，方鎮多偃蹇，所謂「十兄弟」者是也。上一日召諸方鎮，授以弓劍，人馳一騎，與上私出固子門大林中。下馬酌酒，上語方鎮曰：「此處無人，爾輩要作官家者，可殺我而為之。」方鎮伏地戰恐，上再三喻之，伏地不敢對。上曰：「爾輩是真欲我為主耶」方鎮皆再拜，稱萬歲。上曰：「爾輩既欲我為天下主，爾輩當盡臣節，今後無或偃蹇。」方鎮復再拜，呼萬歲，與飲盡醉而歸。

寇忠湣為執政，尚少，上嘗語人曰：「寇準好宰相，但太少耳。」忠湣乃服何首烏，而食三白，須發遂變，於是拜相。李文靖端默寡言，堂下花檻頹圮，經歲不問。魚軒一日語之，文靖不答，累以為言，文靖曰：「豈以此故動吾一念哉」亦不之問，既薨，盛夏，顏色不變，吐香如蓮花，七日不滅。

先文正在中書。一日，拊其案曰：「安得見李同年耶」李謂文靖也。同列叩之，曰：「文靖與某在中書，邊事方紛然，予嘗謂曰：「何日事定文靖曰：「陛下天資高明，有為之君也，今二虜未寧，故不暇。某老矣，它日適當公手。」是時，方東封西祀，建立道宮，皆如文靖之言。

先文正雖年六十，而久病氣索，人或勸其引疾而去。文正曰：「予豈不知此者乎顧諸公未有以相代者，恐貽上憂也，寧受貪冒之名以報上恩耳。」文正薨，丁、馮之徒既相，朝廷紛紛，識者嘆其先識。

馬樞密知節，勁直自任，持大笏入朝，上頗怪之，馬曰：「臣見本院長官多欺陛下，臣不怕驚動官家，惱亂宰相，則打殺此廝兒久矣。」上慰勞之。

孔中丞道輔為州掾，太守到官三日，謁廟。廟有蛇，以為神，每祀之，則蛇自神像鼻中直出，飲酒。孔方讀祝，蛇出飲，孔厲聲曰：「明則有禮樂，幽則有鬼神，蛇何為哉」以笏擊蛇死，遂揮像，壞其廟而去。

梅侍讀詢，以文雅自任，久在侍從，忽求為濠州。既被命，見先文正，文正曰：「何以求此」曰：「聊以溫故耳。」文正曰：「待差一通判，去伴舍人讀書。」梅其去怏怏，

益不平。未幾，差博士呂夷簡通判濠州，梅語人曰：「何處得個呂夷簡來，也會讀書」梅辭文正，適與王沂公同坐堂上，王因以梅語白文正，曰：「君善待呂公，呂公它日與王公同作相，舍人方作學士。」梅愈不平，王亦為過言。其後，王沂公、呂文靖同宰席，梅適除學士。

廣東老媼江邊得巨蚌，部之，得大珠，歸而藏之絮中，夜輒飛去，及曉復還。媼懼失去，以大釜煮之。至夜，有光燭天，鄰裏驚之，以為火也。競往赴之，光自釜出，乃珠也。明日，納於官俯，今在韶州軍資庫。予嘗見之，其大如彈，狀如水晶，非蚌蛛也。其中有北斗七星，隱然而見，煮之半枯矣，故郡不敢貢於朝。

咸平縣僧藏佛牙一株，其大兩指許，淡金色，予嘗請而供之。須臾，舍利自牙中出，初如露，巡行牙上。或遠數十步，求者輒得。予請至四十八粒，欲求為四十九粒也，經夕不可得。明日發篋，則已足其數。又或謂自有甘露穴中出者，明日再往請之，不得。遂出陳州門十數里請，竟不得，因拜辭。而歸拜起，一粒自甘露穴出，其大如綠豆，光彩炳然，後神宗迎之禁中，遂禦封匣而歸之，今人罕得見者。

金州道左有石洞，入洞十里，有石門，門間有仙人象，半掩扉，外又有白石龍一條。凡觀者，必執炬而入，有落燼即旋失去之。每旱，必往祈請，及出洞門，必有書字，記雨之多少。商人或過洞外，必森然心動，莫不加敬。

夔峽將至灩澦堆，峽左巖上有題「聖泉」二字，泉上有大石，謂之洞石，而初無泉也。至者擊石大呼，則水自石下出。予嘗往焚香，俾舟人擊之，舟人呼曰：「山神、土地，人渴矣。」久之，不報。一卒無室家，復大呼曰：「龍王、龍王，萬姓渴矣。」隨聲，水大註，時正月雪寒，其水如湯，或曰：夏則如冰，凡呼者，必以萬歲，必以龍王而呼之，水於是出矣。

範文正以司諫出使江南，至宿州，聞郭后廢，乃復馳歸京師。至國門，呂文靖遣其長子候之，曰：「司諫其來，以廢後事耶」文正不答。既得對，乃盛言之，竟以是罷職。

李邦直、張粹明嘗謂予曰：神宗晚年建立三省，所以分執政權，而互相考察，規模遠矣。今上初俾侍宴，其後喻執政曰：「延安郡王可出閤，當議宮僚。」乃曰：司馬光端重，宜為宮官。亦漢羽翼之謂也。如呂公著、孫覺皆可作之，其下當擇功臣子弟，若文貽慶可任洗馬之類，此《孟子》謂「巨室大家人所慕」之意，足以取重春宮矣。除目具，而

神宗棄天下，今司馬公之來，是末命也。

六侄震嘗謂予曰：神宗一日召執政詣天章閣，而吳雍與震預召，時為中書檢正官也。及對，及議官制除目。初，執政進呈三省印，上曰：「始欲以金，而今禦寶乃金也，塗金可耳。」執政既進除目，上笑曰：「三省、密院官，姑置之。」乃議吏部而下，及某官除某乙，則俾雍、震互書之。至太常少卿，上曰：「此必慎擇人。」執政屢薦名，皆不應上意。至禮部郎中。則曰：「此南宮舍人，非他曹可比，可除劉摯。」至著作郎，則曰：「此非蘇軾不可。」少選，上默久之，曰：「得之矣，太常少卿可除範純仁。」既畢，即曰：「朕與高遵裕期，某日當下靈武，候告其捷，當大慶賚。至是，官制可行，除目可下。」仍戒之曰：「外人有知者，不過卿等數人，勿泄耳。」又命執政戒雍、震，其後靈武失律，官制隔歲乃下，比之初議，十改五六矣。

蘇子瞻既貶黃州，神宗每憐之。一日，語執政曰：「《國史》大事，朕意欲俾蘇軾成之。」執政有難色，上曰：「非軾，則用曾鞏。」其後，鞏亦不副上意。上復有旨起蘇軾，以本官知江州，中書蔡持正、張粹明受命，震當詞頭。明日，改承議郎、江州太平觀。又明日，命格，不下。曰：皆王禹玉力也。

王和甫嘗言，蘇子瞻在黃州，上數欲用之，王禹玉輒曰：「軾嘗有『此心惟有蟄龍知』之句，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，乃反欲求蟄龍乎」章子厚曰：「龍者，非獨人君，人臣皆可以言龍也。」上曰：「自古稱龍者多矣，如荀氏八龍，孔明臥龍，豈人君也」及退，子厚詰之，曰：「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」禹玉曰：「它舒亶言爾。」子厚曰：「亶之唾，亦可食乎」

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，宋丞相構亭花側曰「無雙」，謂天下無別株也。仁宗慶歷中，嘗分植禁中，明春輒枯，遂復載還廟中，郁茂如故。

張文懿為社洪令，時出城過村寺，寺老僧必迎於道，邂逅過之，亦必出迎。文懿怪而詰之，僧曰：「長官來，則山神夜夢告某曰：相公至矣。」一日復往，而僧不出，文懿曰：「不出，何也」僧謝曰：「神不我告也。」文懿以為誕，使僧問其所以，夜夢告曰：長官誤斷殺牛事，天符已下，不復相矣。文懿驚駭，省之，果嘗有殺牛事也，遂復改正。明日再過寺，僧復出曰：「昨夕山神云：長官復為相，明日當來，但減算耳。」後文懿三入中書。

史朝請琳雲，其舅張仲元患風痺，平生餌桑螵、蛸圓。及死，自口吻有黑氣，出戶數丈。視之，螵蛸無數。

榮州威遠縣民，間忽有雷電入其舍。須臾，霆震已，而於其柱題曰「矣矣」二字，不知其何謂也。

太宗即位，以太祖諸子並稱皇子，嘗曰：「猶我子，曰何有分別。」其後，皇族遂不以疏密尊卑，皆加皇字，故有皇兄之類，非典故也。予丞宗正，嘗建言乞如《春秋》之制，名冠其父祖所封國，王子曰王子，公孫惟皇子得稱焉。時呂申公喻太常少卿梁燾，沮格不行。宗正寺玉牒仙源類譜皇屬籍，自慶歷八年張文定以翰林學士為宗正寺修玉牒官修進之後，至元祐元年，凡四十五年，玉牒官皆一時名人宋次道輩是也，未嘗成書。神宗朝官制行，分隸宗正寺。至予為丞，方建明修完。其間最難取會者，宮禁中事與皇族女夫官位耳。蓋慶歷前，皇族女尚少，至元祐間，不下萬員。予請於朝，宮禁事乞會內侍省、禦藥院；皇族女夫，附於屬籍，不必書其官，但書某適某人可也。朝旨從之，遂獲成書。然《玉牒》事跡，皆取三省樞密院《時政記》與《日曆》修著，其禁嚴甚。元祐末，遂令史院官修撰，送宗正寺書錄。蓋丞失其人，非典故與官制也。亦自予罷丞，今十餘年，不聞復進書矣。國書嚴奉，未有如《玉牒》者，祖宗以來，有金花白羅紙、金花紅羅褾黃金軸。神宗時，詔為黃金梵筴以軸，大難披閱也。予進神宗《玉牒》，如用此制，又以黃金為匣，鎖鑰皆黃金也。進畢，奉安於太廟南宗正寺玉牒殿。予初白執政官，乞修寺書，自司馬丞相、呂丞相而下，無一人知此典制者。皆曰：「《玉牒》，用玉簡刊刻如冊者也。」其《玉牒》典制尚不悉知，書之廢亦宜矣。

史朝請琳雲，通判許州有路分都監郭虞卿妻乳母禮塔數年，禮數將滿，嘗以薏苡記其數，薏苡忽自器中跳躑，視之，舍利滿前，皆自薏苡中出，凡得數勺。須臾，所禮銀塔中靈光煥然，舍利如雨。又須臾，乳媪兩膝生舍利無數，禮塔，則舍利隱痛。媪益勤不懈，數日，失塔所在。

黃魯直嘗問王荊公：「世謂四選詩，丞相以歐、韓高於李太白耶」荊公曰：「不然。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，乘閑簽示和叔，時書史適先持杜集來，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，初無高下也。李、杜自昔齊名者也，何可下之。」魯直歸，問和叔，和叔與荊公之說同。今人乃以太白下歐、韓，而不可破也。

孫威敏治平中，起自謫官以觀文殿學士知慶州，至鄭州，會西使至，時威敏已授館驛中。

州將白威敏徙居，曰：「我，大臣，可為陪臣避耶」已而，使至，威敏大啟其門，設矮榻，偃臥堂上，鼓笛自若。西使至門，望而問之，左右曰：「慶州孫經略也。」西人俯首而過。

張文定留守南京，高麗使者至，例當留守迎送。文定曰：「我，前執政也，可與陪臣禮乎」遂不出，而遣少尹。尋以其事聞，神宗以為得體，仍令中書降旨揚州，令陳升之如張某所請。

司農寺請鬻祠廟，每軀若干錢。張文定留守南京，而以其事聞於神宗，大駭之，即批其奏曰：「慢神黷禮，無甚於此。」詔天下速罷之，司農官罰金。

全州推官母王氏，朱道誠之妻也。日誦士句觀音心咒，時年四十九，病篤，家人方治後事。王氏恍然見青衣人曰：「爾平生持觀世音心咒，但復少十九字，增之，當益壽。」王曰：「我不識字，奈何」青衣曰：「隨聲誦記之。」乃曰：「天羅神，地羅神，人離難，難離身，一切災殃，化為塵。」久之而醒，疾亦尋愈，後至七十九。其孫浩，信厚士也，為予道其詳如此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